

别让“安全主义”剥夺了童年

看三联的新书——格雷格·卢金诺夫《娇惯的心灵：“钢铁”是怎么没有炼成的？》，总有种“相见恨晚”的感觉。作者谈的是美国大学生为什么越来越娇惯的问题，但在全球化之下，对于同拿一只 iPhone 手机的年轻人来说，问题是一样的。

什么叫“安全主义”？就是安全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，“安全压倒一切”，无论潜在危险是多么小概率，多么微不足道，还是要避免孩子有任何危险的可能，它可能是思想教育上的，也可能是身体健康上的“危险”。

将“安全”请上神坛的过程，伴随着对“安全”概念无节制的扩延，从为人父母者的育儿方式，到学校制度，都被“安全主义”占领。孩子尽可能地被隔绝于一切危险之外，这样孩子被剥夺了玩泥巴、挖蚯蚓、钓鱼、与孩子独处、一个人探索世界、自主处理杂问题等等机会。结果就是“钢铁是怎么被炼不成”。

当今的孩子得到了全社会的格外的呵护，数一数最近一个礼拜里面，关于孩子、关于教育、关于高考，有多少上了新闻头条，就不难明白孩子在当下舆论场里的权重。我们以安全之名将孩子隔绝于可能的危险之外，改造着孩子的成长方式。与我们那一辈的童年相比，孩子的自主空间越来越少了，孩子和孩子单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孩子和“脏兮兮”的自然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

其他不说，就说学校里面的打打闹闹（这是男生之间必经的成长路径），居然发现孩子已经被“剥夺”了。有的学校是规定下课孩子们除了上厕所，不能够走出教室，不能离开位置，甚至小学生进入操场，成了只有在上体育课做早操时才能有的特权。当然我也能够理解学校和老师的苦心，之前也发生过一些极端的个案，一旦孩子

有伤亡事故，学校、老师都是吃不了兜着走，特别是有些家长“维权”意识特别强，这也是“安全主义”的发生路径。

小时候学校大扫除，四五层楼高的教学楼，老师让孩子们一只脚站在窗台外面去擦里外玻璃窗，先用蘸了水的抹布擦，然后再用干抹布擦，最后用报纸擦。我还记得，我第一次一只脚站在窗台外面擦窗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在抖。当初让未成年人从事这种危险行为，显然是不对的，但是现在学校可能走了另一个极端。前几天，南方某地教育局的红头文件，突然取消期末考试了，

已经考试的，教育主管部门要求不能公布成绩。取消考试的确是一个“安全主义”的明显信号，一切可能引发不安全的因素都要被杜绝，哪怕是作为学生本分的考试。

事实上，保护得越来越完善，孩子们越来越“安全”，孩子在面对意外的突发的挫折和打击时也就越来越危险，因为

孩子的抗压能力、免疫力都变弱了。

塔勒布那本《反脆弱》里所讲的，“反脆弱”对企业、对个人很关键，一个玻璃杯摔到地上，它会瞬间破碎；塑料杯落在地上，它不会破碎而会在地上弹两下，所以塑料杯是反脆弱的。孩子越来越不适应“危险”，原来不是危险的事就成了新的“危险”。悲剧发生的诱因可能是，老师过激的几句批评，可能是同学的肢体冲突，可能是一贯擅长的科目却考砸，甚至不过是孩子之间的“拉帮结派”。

但是事实上，谁都免不了被社会“毒打”，都必须要在风雨中成长，谁都必须克服自己的脆弱性。那么，我们就要反思：当下“安全主义”主导的校园教育、家庭教育，有没有给孩子留下历练空间，留下脱敏的空间？

“安全主义”主导的校园教育、家庭教育，有没有给孩子留下历练空间？



沈彬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假装专家，低空观察